

雙城記

何冀平

朱旭先生遠行

朱旭的履歷裡這樣寫：2012年，北京人藝建院60周年，82歲的朱旭在《甲子園》中扮演姚半仙，這是他最後一個話劇角色，最後一次在舞台上。

2012年8月28日，北京人藝一樓大排练廳裡好多人，規格有序，氣氛肅穆。《甲子園》要開始排戲了。朱旭坐在演員席的椅子上，身邊是老伴兒宋雪如。我走過去向兩位問好，朱旭笑盈盈地要站起來，我連忙攔住，坐在他身邊。我和朱旭老師不太熟，他沒有演過我的劇本。二十多年前，朱旭等劇院一級名角還都不到60歲，夏淳導演要提拔青年演員，《天下第一樓》不用名角，唯一一個林連昆，是不顧一切「以小賣小」、「求」來的。

朱旭手裡拿着我的劇本，我心裡直撲騰，他是大演員，宋雪如是編劇，不知他們會說什麼。朱旭和善地笑着，指着劇本說：「我喜歡這個角兒，就像是給我寫的。」我心裡的石頭落下來，但知道他是在安慰鼓勵我，他飾演過多少中外名劇中的大主角，在《甲子園》裡只是個戲不太多的配角。

2012年人藝甲子院慶共有十件大事，鄭榕說，最重要的一件是要有一台新戲，比走紅地氈重要！張和平院長邀請藍天野出任院慶戲藝術總監。其間剛好有個活動，藍天野、朱琳、鄭榕、呂中，朱旭也去了，老藝術家應眾人之邀即興演了節目，朱旭說了一段《嘩變》中的台詞，中氣十足，不遜當年。藍天野想邀他出演《甲子園》中的姚半仙。院長張和平在人藝食堂擺了一桌宴，請劇院第一代老藝術家出山，朱旭笑稱是「鴻門宴」。

《甲子園》的排练現場，藍天野、

朱旭、鄭榕分別亮出了排戲秘訣。朱旭親手抄下台詞「小紙條」，帶在身邊，隨時拿出來看看，台詞熟了，到了排練場就尋找人物感覺。服裝是朱旭自己設計的，我原想姚半仙背一個蔡瀾式的佛門挎包，朱旭老師改為一身寬鬆粗布中式衫，一個半舊的藍色印花布斜挎，正符合人物生活不富裕，又好面子要模樣的本色。

《甲子園》雖是朱旭的謝幕演出，但戲分同以往相比少了很多。他帶著「小紙條」，每演完一場戲下到後台，都會掏出來溫習下一場。他扮演的「半仙兒」一出場，就帶出了他的表演風格，一個孤獨寂寥，寄託於看相看風水，心裡藏着心事的人物，他輔以沉穩、輕鬆、幽默，展現出只屬於朱旭的魅力光彩。一種由內而外的修養，一派內蘊深厚的氣質，抑揚頓挫的台詞，高瘦挺拔的身形，別有一番韻味和境界。姚半仙有一句嘲笑不懂裝懂，浮誇操作人的台詞：「幼稚」，他不使勁，不拿範兒，輕拿輕給，立時到位。

朱旭先生去了，帶着多少人深深的捨，永久的思念。就像吳剛說的，首部劇場的鐘聲響起，是紀念他們每一位……



■照片是朱旭在《甲子園》中化妝。

作者提供

隨想

興國

談談士碌架

士碌架是什麼？現在的年輕人聽過的可能不多，因為這是上世紀初期對Snooker這個英文的音譯。如今在香港則叫做桌球或英式桌球，在內地則音譯為斯諾克，以前稱為枱球。在台灣，以前是叫做撞球，但台灣稱為撞球室的，英文卻寫作Billiards。台灣稱為桌球的，是我們叫做乒乓球的運動。所以，這個士碌架，如果弄不清楚到底是什麼的話，很容易產生混淆。

不過，像月中剛舉辦完畢的「2018世界斯諾克·上海大師賽」，用這個名稱應該不會令人有理解上的錯誤了。這項比賽，香港簡稱為「上海桌球大師賽」，會不會讓不知情的台灣乒乓球手誤會是乒乓球比賽？

我是從士碌架比賽有電視轉播時才開始看桌球，特別喜歡看有傅家俊和丁俊暉出場的比賽。不過，看桌球賽很花時間，尤其是打十九局要勝十局才能贏出。光是看兩個人的競賽，便

要看一個下午加一個晚上。

丁俊暉就是在上海大師賽領先九比七後連輸三局不能晉級決賽，讓人惋惜。打桌球除了要技術好之外，有時要靠點運氣，丁俊暉在領先之下，就是被鶴健士一個幸運球打進了，讓他一桿清袋，繼而再連勝兩局贏出決賽權。

記得在釋本有繪圖和撰文的《香港風情畫——八十年代的那人·那事·那景》（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有篇題目是「桌球室多過銀行」，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桌球興旺起來，連電視轉播也會冷落了足球而轉播桌球，因而造就了桌球室的迅速發展，連工廠區也開了不小，「甚至比銀行還多，走到哪裡抬頭都看到桌球室的大招牌。」

這樣的景象在租金奇昂的今日，是不可能出現的。不過說真的，我真是孤陋寡聞得很，香港現在有哪些地方有桌球室，竟是全然不知呢！

古今談

范舉

中秋品嚐突尼斯石榴

中秋節就到了，市面上開始出售突尼斯石榴，淘寶網也可以購買得到。一向以來，香港市場以美國和秘魯的石榴為主，美國石榴個頭很大，但是籽粒很硬，並不好吞嚥。突尼斯石榴的優點是籽粒很軟熟，一把放在口裡，連籽粒也可以吞下，吃起來痛快。來香港銷售的突尼斯石榴，並不生產於突尼斯，而是生產在中國的雲南、四川、陝西省。

中國和非洲北面的突尼斯是友好國家，長期有農業科學合作。中國幫助突尼斯發展養殖淡水魚和海水魚，並且種植高產大米。突尼斯水果品種非常豐富，質量甚佳，善於使用節水種植方法，這種方式能夠幫助中國的西部山地農業發展。

突尼斯有很好的地理位置，距離歐洲大陸很接近，其水蜜桃、西瓜、石榴、杏、樹莓、仙人掌果等，銷售到歐洲地區和俄羅斯，很受歡迎。突尼斯石榴很甜、多汁、籽粒很軟，更加大受歡迎。突尼斯石榴軟籽石榴於1986年從突尼斯引入中國，歷經10多年的栽培試驗和觀察，各方面性狀表現優異，尤以成熟早（8月中旬、農曆七月初籽粒開始着色變紅）、籽粒大（百粒重56.2克）、色澤鮮（籽粒紅色）、果個大、果紅色美觀、果仁特軟等特點突出，經濟效益十分顯著，改變了硬核種仁難以下嚥的缺點，非常適合兒童、老年人食用，更有助於消化積滯。

近年來，中國大力在西部省份扶貧，推廣種植經濟效益好的水果，突尼斯石榴經濟價值很高，每一個可以出售到十五元人民幣，而且適應性很強，抗旱、抗病，適應範圍廣，擇土

不嚴，已經成為中國大力推廣的品種，許多產區將此作為更新換代的新品種。

石榴花單葉對生或簇生，矩圓形或倒卵形，新葉嫩綠或古銅色。花朵至數朵生於枝頂或葉腋，花萼鐘形，肉質，先端六裂，表面光滑具蠟質，橙紅色，宿存。花瓣5～7枚紅色。一樹殷紅，滿園生色。中國人認為：石榴花代表成熟的美麗、富貴和子孫滿堂。石榴花量大，從5月份開始能長期開花，花期很長，西部山區發展旅遊業，有很大的觀賞價值。唐白居易的詩句有云：「閒折兩枝持在手，細看不似人間有。花中此物是西施，美蓉芍藥皆嫫母。」高度評價石榴花是花裡弄面的西施，僅次於牡丹。

由華潤萬家超市引到港的突尼斯軟籽石榴，是雲南建水縣產的。建水縣原來種植的是酸石榴，清朝以來就小有名氣，是中國國家地理標誌產品，現在已經改種突尼斯石榴。建水縣有適合石榴生長的歷史傳承和天然條件。建水土壤分為黃棕壤、黃壤、紅壤、燥紅土、磚紅壤性紅壤、紫色土、沖積土、水稻土等八個土類，富含鐵、鋁、鈣、鎂、錳等礦物質，所以石榴的營養價值很高。

突尼斯軟籽石榴對於皮膚顏色偏黃的女士，發揮美白的作用，對於高血脂高膽固醇的男士，有很好的療效，強心補血，食補最佳。有些女士月經失調，食用石榴，也可以得到改善。寫字樓的文員有痔瘡，也可以得到治理。現代人，晚睡熬夜壓力大，心血不足，多需養心。紅透透的石榴，可以發揮保護肝臟、清熱養生作用。油多和有粉粒的女士，可以配以雞骨草、夏枯草、生地煲瘦肉，每周一次。

此山中

鄧達智

魚屋有情

用於稿子的照片早在「山竹」掛起一號風球前，已交編輯。當強勁颱風吹襲香港，我已飛抵杭州。

有什麼關係？兩條魚的死亡在不同時段，相隔一星期。

飼養了相依為命兩年以上的兩尾小錦鯉，在「山竹」吹襲前的一星期，不斷黃雨之下，天台大魚缸水滿，橙紅帶黑點的一尾可能因雨勢震盪，興奮過度，跳躍出缸，完全樂而忘返，戲無益，生命到此為止。

死亡便是死亡；肯定曾跳躍掙扎，可惜回家無路，一命嗚呼，回歸海龍王。

死了的生命大概不會知道，縱使亡魂知覺，已然不同空間。痛楚只是留下那位，本來一池好幾尾魚，存活下來就牠們倆，在有限的空間相處近千個日子，幾乎是魚的一生了，忽爾其中一尾從牠們的二魚世界消失，從此餘下孤零零一尾；「死」是生涯的終極，傷心過後自當收拾悲愴，設計獨自餘生。

至難過、莫過「失」、了無消息，自此無聲無息地消失！

每天早上來餵飼，次天來看，魚糧猶如一動不動，恐怕過分傷心，已無進食慾望，沉默躺臥池底，進行放長線絕食自殺！

離港飛杭州前，特意到水族館選購五尾略小一點錦鯉，回去陪伴，以防餘下橙色那尾，繼續進行自殺。

兩天下來，五條小魚陪伴下，橙色錦鯉似乎活躍過來，也許胃口未全開，仍然消瘦。道別過，在「山竹」一號波的時候離港。

十號風球期間，因家中印尼姐姐回去放大假，交託鎖匙予好友，讓他照顧暴風雨中的三百年老家，消息傳來：狂風暴雨對閣下老屋無重大損毀，可惜五條新錦鯉全部翻肚浮屍缸面，橙色錦鯉消失，屍體無影無蹤……

心下寬鬆下來；也好，在魚的極樂世界裡，牠們將前緣再續，了卻生死未卜兩茫茫的忐忑。

再見了，飼養金魚錦鯉凡十數年的小樓，在不久的將來也需舊屋重建，以終止漏水損毀、白蟻蛀蝕難以回復舊觀的慘況，屋與魚的情分同時告終，進入新境界。



■小魚跳躍出缸，一命嗚呼了。

作者提供

關於時間的漫想

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在他的作品《果殼裡的宇宙》探討時間與時空旅行的問題；時間到底有沒有起點與終點？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並行存在的嗎？穿梭旅行於時空中可不可能？

我從小對於時空的相對性存有很深的好奇，浩瀚星空中閃爍着神秘的光芒，常幻想着有一天，超越空間與時間的距離，自在馳騁遨遊於天際，如《小王子》書中主角外星人小王子流浪於星球與星球之間，時間不再是障礙，空間不再是藩籬，在心的意念下，自由來去。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為時空旅行的可能性打開了一扇窗。他認為時間和空間是交織在一起的，形成一種「時空」的四維結構。時間會被速度及重力所影響，因此如果以接近或超越光速在宇宙間來一趟探索之旅，極有可能打破時間的束縛，進入到過去或未來。這樣的科學理論與思考模型在許多領域裡產生了莫大的影響與啟發，如哲學、藝術、文化、電影等等。

我們每個人，終其一生，都擺脫不了時間的箝制，它的概念非常抽象，我們感受到時間的流逝，卻又看不見、摸不着，一剎那與永恒究竟是怎麼樣的概念？如果，有一台時光機器能夠將時間納入操控，幾枚按鈕之間便可以倏忽來去，既不在過去，也不在未來，或者既在過去，也在未來，從時間的牢籠裡徹底解放，那該是何等美妙的事情。

荷里活電影不乏這樣的題材，以任教於加州理工學院、被尊稱為當代蟲洞大師的基普·索恩教授的理論為架構作為劇情發展主軸的《星際效應》，劇中男主角駕駛宇宙飛船，想要找到一處適合地球人居住的星球。他們從土星附近的一個「蟲洞」（通往宇宙遙不可及空間的捷徑）入口，連接至數百億光年之外的巨大「黑洞」，在其旁側的行星展開移民外太空的計劃。其中一顆名為「米

勒行星」的星球，因為「黑洞」重力的影響，導致時間變得非常緩慢，一小時相當於地球上的七年。看起來像是只存在於小說中的虛擬情節，因為有了符合科學的推論基礎，大大提升了星際與時空旅行夢想成真的可信度與憧憬。

已經出品超過三十年的《回到未來》系列電影更是此類題材的先驅。劇中布朗博士所設計製造的時空機，可以隨意選擇回到過去或到未來某個特定時點，並且藉由改變過去的連鎖骨牌效應修正改造歷史，彷彿哆啦A夢的「任意門」法寶，想去哪裡瞬間即能到達。2015年，《回到未來》上映三十周年，全球各地舉行了一連串慶祝活動，紀念這部經典科幻電影。在十月二十一日這天，正是續集中主角穿越未來抵達的那一天，身處電影劇情中的未來，上千萬影迷瘋狂湧入社群網頁張貼數千萬筆訊息，老電影也重新走入新戲院開出閃亮票房，而《未來就是現在》廣告則在YouTube創下高達三百多萬人點數開。除了證明這部電影歷久彌新，也顯示普羅大眾對於穿梭時空戲碼的熱愛。

假設時空旅行成為可能，是否代表了過去、現在與未來將同時存在？這個論點真的很難理解。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曾經製作一部有關時間與空間的影片，片中陳述每個人各自擁有自己的時間，我的時間可能與你的時間不同，而且空間運行會影響時間的流動，聽起來似乎匪夷所思。為了證實這個理論，1971年有科學家準備了兩個原子時鐘，他帶著其中一個原子鐘搭上噴射客機環繞全球飛行，與在地面上的原子鐘相比，兩個時鐘的時間正如愛因斯坦所預測的，開始產生差距，兩者之間雖然只有相差數千億分之一秒，卻證實了物體移動的確會影響時間流動。

時間與空間正如坐標的縱軸與橫軸，彼此有相對應關係，成為四維的時空。每個事件都是瞬間的呈現，空間裡的每個點或時間中的每一個瞬間攤開來，是同時存在

的。從宇宙一百三十億年前於大爆炸誕生，到銀河系恒星形成，到四十五億年前地球誕生，到恐龍時代，到目前地球上所發生的每一次事件，在坐標上清楚呈現。我們之所以感受時間往前推移流動，或許只是一種幻象。如同放映電影，我們的感官覺知是放映器，當感受到哪裡，放映器便播放至哪裡，因此而產生時間推移的印象。事實上，電影情節的起始與結尾早已完成，不因畫格播放先後而有差別。所以，以宏觀的角度來看，一切都是進行式，只是意識所聚焦的點將時間分隔開來，形成了記憶中的過去、尚未發生的未來及所處的現在。

會不會，時間只是一種假象？身為一個極端守時及凡事按照計劃照表操課的人，讓我有時生起為時間所綁架的錯覺。想要自由地活在當下時空中，卻又不免為紛擾的記憶及不受控制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偏離至過去與未來。

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顛覆了我們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認知。他認為，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差別僅僅是一種頑固深植的幻覺。所有空間與時間並行存在，包括已經發生、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每件事，從三國赤壁之戰、貝多芬創作《田園交響曲》，到美國獨立戰爭、航天員登陸月球……在這樣的模型基礎下，時空旅行或是穿梭於時空的縫隙，往來於過去和未來是可能的。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是不是便能從時間的操控或是說是枷鎖中解放出來，獲得全然自由？

不管是回到過去，或是回到未來，當有一天，我們不再為時間流動的假象所干擾操縱，不再迷幻於時間的魔法之中，如《無量壽經》裡釋迦牟尼佛所說：「彼佛如來，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無生無滅。」時空的概念消失，心念不再為有形的空間與無形的時間所細網限制，或許將會了悟宇宙的終極真相，生命從此沒有疆界，無限廣大。

演藝

蝶影

小蝶

對於慣看港劇，而又從沒有看過《還珠格格》、《金枝慾孽》、《甄嬛傳》的我来说，竟然肯坐下來每晚追看《延禧攻略》，此劇自有其吸引之處。我相信太多人已經為此劇的成功作出研究，不用我來分析。我倒想在這兒談談我對一些演員和角色的感覺。

乾隆皇帝。我看首兩集時，覺得他有點面熟。上網一看，原來他是《西遊記》的唐三藏。聶遠是內地有名的演員，他演唐僧和清帝都演得很好。他在後者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演繹，令這名在歷史上有着最多故事為世人樂道的皇帝一角別饒趣味。單是看他的演技，已經是一種享受。

劇中大部分演員穿起清裝都比現實生活的樣子遜色，聶遠卻是例外。難怪我們以前的爺爺奶奶們看起來那麼老相，還是處於壯年時卻好像已經很老似的——原來他們那時的服裝仍受清裝影響，那些髮型和服飾令人人都比真實年齡老了三十年似的。

也談《延禧攻略》之一

富察皇后秦嵐。瓊瑤曾說「秦嵐一滴淚，天上一顆星」，可見秦嵐的美。她與聶遠一樣，竟然也是清裝打扮令她更美。我不是說她真人不美，但美得就像很多內地的女星一樣。可是，她一旦以皇后面相出現，那份溫柔端莊的氣質和朦朦朧朧的美卻是無人匹敵的，是她的那張仙氣臉和溫婉氣度令富察皇后更加成為拚個你死我活的宮鬥之中的一股清流。

難得的是，在很多花絮中常常見到秦嵐在拍攝前蹦蹦跳跳的模樣；可是，一旦錄影開始，她竟然可以立即化身成最端莊嫺雅的皇后。能練就這種超級變臉大法的演員，演技功力一定非常深厚。

令妃吳謹言。若以美貌而言，我覺得吳謹言不夠漂亮。我不是說她不漂亮，而是一個為慣見美女的皇帝（乾隆）、年輕英俊高官（傅恒），甚至是自負的太監（袁春望）也被她迷倒，全都難以自拔，她應該是一位絕色佳人。更難得的是，本身也是美女的皇后和與妃嬪有着婆媳關係的太后也是一見她便歡喜，可以想

像令妃那種美又是連女性也會被吸引過去的。因此，吳謹言即使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名漂亮的小姐，在鏡頭前卻還未去到那個層次。事實上，這類角色就像陳圓圓那樣，現實生活中怎會找到這類傾國尤物呢？有人批評吳謹言的演技稚嫩，又說配音幫了她不少忙。我覺得聶遠的回應是最中肯的評論。他的說話大致是指整齣《延禧攻略》是令妃的故事，若扮演令妃一角的人演得不好的話，整齣戲便無法成立。可是，現在人人都在追看此劇，劇集異常成功。聶遠正是曲線地確認吳謹言的演技。吳謹言有點童子怕那種很倔的氣質，飾演有仇必報，對自己也很心的令妃亦適合。至於說配音拯救了她的演技，劇集中不是大部分演員都需要配音的嗎？她演令妃是合格有餘的。我期待看她其他的演出和扮演不同的人物，因為這才可以看出她的真實演技了。

嫺妃余詠曼。抱歉，看了太多她的演出，早已預知其演繹的模式，無法像內地觀眾般因有新鮮感或距離感而產生驚艷之感了。